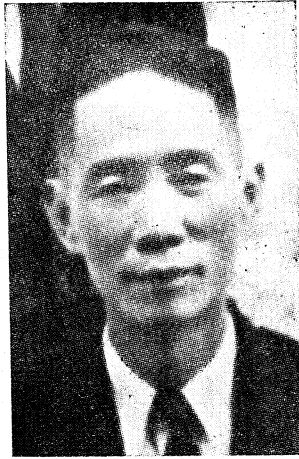


侯西反略傳

· 周獻瑞 ·

侯公西反籍隸本邑九都之劉林鄉，遜清光緒九年夏曆七月初七日時生，家本巨族，時值清政不綱，甲午戰敗，世危國敝，園荒池老，弱冠毅然南渡，初任職於吉隆坡成茂號，繼任星洲開源興及嘉美米郊經理，旋見南洋樹膠產量已佔世界總產中堅地位，而華僑社會經濟文教公益慈善事業之榮枯，亦視膠業隆替為轉移。公目營心計，知可以有為也，因釀資合股創振



侯西反先生遺像

美，榮美，福利等號，專營膠業，復組樹膠公會，厚集羣力以對內對外，更在柔佛彭亨購置膠園，廣事種植，業務銳進。年屆壯士，已擁資產達數十萬元之鉅，公生性豪爽，仗義疎財，破迷信，革陋俗，反清反帝革命熱情，邁往銳進，經商之暇，輒出其餘緒，奔走各方，力行不倦，為社會服務，無間親疏，不辭勞怨，一以貫之。當組織南安會館，董理邑僑在鳳山寺所主辦之南明學校，斥私資創辦加東育才學校時，遇有緩急，恆典質私物以濟公用，甚至向「齊池」借款以購花以捐助教育及慈善事業，迨恆產既植，家境豐裕，尤不以私人生計之優越而耽於逸樂，能聚能散，

論者多之，民國十九年後，世界經濟恐慌潮橫襲馬來亞，公把握肆應，藏鱗斂翼，然因聲譽所播，遂受知於陳嘉庚氏，協理製造廠業務，業餘兼理文教慈善公益等社會事業，如經理南洋商報，董理中華總商會，華僑中學，崇本崇正啟蒙學校，總理同濟醫院，部署華劃，革故鼎新，任亞洲保險公司司理，舉凡社團機關之得公一臂助者，莫不振奮奮皇，虎虎有生氣。至調解工潮，協調勞資，尤獨步擅勝，蓋公對社會各階層，各黨派，認識精微，待人接物，一秉懇摯，故不論僑賢碩彥，役夫勞工，均樂與之接，人間糾紛，輒為公之誠摯熱情所感，而翕然相從。

七七戰發，星華籌賑會成立，公翊贊當局，肆以全力，嚴密組織三十餘區分會，機構釐然，資助戰費。及南僑籌賑總會成，公又輔翼柱撐，致力獨多，其有違忤正義或損害公利者，如為公所察知，則必公開指責，無偏無隱，絕不肯稍假詞色，侃侃高議，剛毅不屈，再接再勵，但每以此而招尤觸怨，遂亦有所不免矣。果焉於民國廿八年冬當地政府以莫須有之嫌，放公出境，一時輿情震駭，羣歎僑社去一健者，農工勞動羣衆，更義憤填膺，不可抑遏，機場車站，萬人空巷以送，其得人心如此。

歸抵重慶以後，入國民外交協會，為廣長舌，溝通中南政情僑情，廿九年與南僑代表慰勞前線將士，而西南西北東南各省均著履痕。考察民間疾苦，所得至多，旋代表南僑總會駐渝主辦中國製煉藥廠，以救護軍民，致力保健工作，先後參列省議政會，扶微探隱，指陳得失，嗣任西南運輸處主任委員，為軍運物資呼應抗戰。民國卅年冬，日寇南侵，南太平洋戰事

突發，馬來亞朝野野覺大難已至，震撼憂疑，莫知所可，當政者知欲發動民力，維持戰時秩序，救護傷難，協助軍隊，非由公領導不可，當即撤銷前年放逐之令，囑僑領電約返星，冀併力禦侮，詎日軍進銳，守兵退速，公途次緬境臘戍，而馬來亞已大部淪陷，乃折返國門，翌年西南運輸處改組為中緬運輸總局，南僑機工忽以被遣聞，衆機工進退失據，不知所措，公奔走呼籲，組華僑互助社於昆明，被推為理事長，對無告無歸之機工，維護愛助，幾如家人。不幸於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，自蓉飛昆參加僑光學校開幕典禮而失事以殉，朝野聞耗哀慟，千餘機工同志更加喪考妣，渝各界為會以追悼之，昆明各界公祭而又公葬之，極榮哀之盛。海內外至好，私諡「公忠勤廉」，永勒貞珉，蔣主席賜「允懷懋績」匾額，昭示來茲，流芳千古，揚名南都，將與昆明湖金山同其不朽，星洲各僑團於日寇投降後之民國卅七年三月廿九日舉行追悼大會，雖時日已久，墓草已芊，但亦足徵僑社人心猶追懷僑賢，久而彌篤也。

嗚呼！綜公一生，為華僑社會，為勞苦羣衆，為祖國救亡，鞠躬盡瘁，四十餘年如一日。終且為謀歸國華僑福利事業，而慘遭不幸，人多苟生，誰不能死，公生益於時，死聞於後，雖死猶生，死亦何憾。至公私人生活之嚴肅，簡樸治家之勤約，閭家老少，男婦各有專司，雖達小康，無御一僕，是則公之廉德殆由儉養，餘凡對人之然諾不輕，對事之腳踏實地，片言細行之足稱，而不足以示公之大者，不及詳焉。